

《一切堅固的終將煙消雲散》 *Last Night I Saw You Smiling*

寧卡維 Kavich Neang, 2019, 78min, 柬埔寨金邊, 柬埔寨、法國, Anti-Archive, Apsara Films.

杜韋樺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在紀錄片及劇情片創作上表現皆十分亮眼的柬埔寨導演寧卡維Kavich Neang, 在2019年與法國剪接師共同完成78分鐘的紀錄片《一切堅固的終將煙消雲散 (Last Night I Saw You Smiling) 》, 獲得鹿特丹影展奈派克獎及韓國全州影展特別提及獎肯定, 同年, 在台北電影節以國際影展新秀為主題的「未來之光」單元選映。

事實上, 寧卡維的導演作品在台灣影展可謂常客, 包含2013年紀錄片《何處是我柬埔寨的家》*Where I Go*、2015年劇情短片《三輪車悲歌》*Three Wheels*、以及今年高雄電影節選映的2018年劇情短片《午夜嘻哈夢》*New Land Broken Road*。有趣的是, 這些片子幾乎都圍繞在柬埔寨歷史記憶的回望——或者說——是一種對於柬埔寨自身、以及未來樣貌的持續摸索。本片的出品也是立基在這樣的位置, 製作公司「Anti-Archive」¹為柬埔寨新生代的獨立製作工作室, 由周戴維Davy Chou (柬埔寨裔法籍)、陳史文Steve Chen (台裔美籍) 與寧卡維 (柬埔寨) 三人於2014年共同成立, 目的除了扶植產業與新興藝術創作者, 更致力於提供新的觀看視角來理解、記憶柬埔寨。

或許因此, 相比於同樣談論都市拆遷、以「萬谷湖抗爭」為主要背景的《柬埔寨之春》一片, 《一切堅固的終將煙消雲散》更多的是一部講述「記憶」的片。寧卡維創造出記憶的切片, 尚待拆遷、位於金邊的公共住宅建築

1 官網: <http://www.antiarchive.com>, 進入日期2019年10月20日。

「白樓」White Building正是這個切片的起點。

「白樓」乘載了多重的意義與象徵，它首先是現代性的：柬埔寨自法國獨立之後，1963年由主政的國王諾羅敦·施亞努Norodom Sihanouk與著名建築師旺莫利萬Vann Molyvann共同打造現代化工程的指標性產物，並以低價提供公務人員居住於此。之後，它則成為了被摒棄、荒寥的空間：人們於紅色高棉時期被迫驅離，大樓被揚棄，直至1979年政權更迭，政府召集倖存的藝術家及公務員家庭們來此居住，而1992年聯合國柬埔寨臨時權力機構（UNTAC）進駐後，由於都市變遷快速、駐東士兵的需求活絡了性交易活動，建築結構殘舊的白樓成為性工作者的落腳之處，也同時成為各式地下交易的場所之一。

寧卡維正是從小在「白樓」長大的居民之一，他的父親（也有在片中出現）為文化與藝術部門的雕塑家，在1979年那次向藝術家的召集中來此定居。本片可以說是在倉促的狀態下完成拍攝，寧卡維在映後座談中自承，自己是在2017年接獲政府即將要拆掉「白樓」的消息，趕在搬遷的一個禮拜前回到「白樓」拍攝。從人們開始打包到清空及開始拆除，僅僅是三個月左右的時間。迅速的時程為寧卡維帶來了強大的不真切感，隨著居民逐漸在空間裡褪去，鏡頭就像徬徨而孤獨的存在，靜置在長長的走廊上，像對準著虛無一般，人們或者穿梭其中、或者閒聊、或者什麼也沒有。偶爾遇上了人，寧卡維便會問起：「你有什麼關於這個建築物的記憶嗎？」順著這個問題，一位婦女講述起如何在這棟住宅前拍攝了影像，影像裡有親人、有潔白無瑕的白樓、以及聳立的椰子樹，談話也同時召喚出紅色高棉時期被迫撤離的記憶，然而畫面外的寧卡維並未多作琢磨，他似乎是虔誠地、甚至於有些貪婪地，全心僅為捕捉「『我們』還在這裡」的此時此刻。「白樓」立基於歷史政治的多重象徵，空間意義的不斷填充與轉換，在寧卡維的記憶影像中似乎是模糊、且靜止的。

然而我認為，寧卡維的記憶方式精彩之處，或許更多地展露在「聲音」之上。

首先，本片出現的兩首樂曲便明顯極具意義。寧卡維為本片的命名「昨夜我看見你笑」*Last ប្រៀង ដោយ ស៊ិន សីសាមុត* 意譯：Last night saw you

smile)。此曲出現在極早片段之中，我們看見堆積著各式紙箱的客廳，伴隨著曲調與電風扇的旋轉聲，一名老者——寧卡維稱呼他為老師——從雜物堆中走向另一處雜物堆，我們無法分辨裡頭各自裝載著什麼，但卻能夠通過收音機聽到那個60年代悠悠的歌聲：「怎麼會是真的呢 / 我是如此愛你 / 但我卻只能沈默 / 我的心是如此絕望啊」，直接道出面臨分離的無可奈何。

演唱者辛·西薩穆在諾羅敦·施亞努國王執政時期極富盛名。片中另有一幕，是一名夢想成為歌手的婦女，站在粉刷著椰子樹與天空的房間內，滿地是等待她摺疊的包裝紙盒，專注地唱起〈ស្ទឹងស្ទើរស្ទើរព្រាត់〉，音譯stoeung sneah stoeung prout，該曲原唱為高棉最著名的女歌手羅絲·莎拉索蒂亞Ros Sereysothea。辛·西薩穆與羅絲·莎拉索蒂亞兩人，為柬埔寨流行樂界極具代表性的人物，特別善於結合傳統樂曲與流行搖滾，在1975年4月，紅色高棉攻入金邊之後，雙雙在屠殺中失蹤。另一部紀錄片《紅色高棉：失落的搖滾樂》便介紹了辛·西薩穆與羅絲·莎拉索蒂亞，通過許多檔案畫面與訪談的交錯，娓娓道出柬埔寨記憶、音樂與政治的糾纏，當內戰帶來大量的炸彈與傷殘，人們如此說道：「我們只有家跟音樂了。」

再者，寧卡維的畫面往往是靜置著的，視覺平穩、色彩相對柔和，甚至也沒有勾勒太多建築的外觀，為觀者讓渡了更多空間去經驗「當下 / 所在」，使聲音在本片中的表現更具份量。片中反覆出現的走廊經常伴隨著奔跑、走動，房內電風扇的運轉聲、使用或打包東西的窸窣聲響、電視或廣播播放著的低頻人聲，偶爾還能聽到外頭摩托車的喇叭聲。在鏡頭裡，幾乎清空了的建築是顯得如此空蕩，人們來來去去地標誌著白樓即將拆除的日子，然而種種聲音卻堆疊出再普通不過的日常感，聲響在空間中的迴盪，彷彿將時間的流動凝結成某個片刻。這也能扣回寧卡維對於記憶本身的陳述方式：

……在夢中我總能憶起孩子們的玩耍聲、鄰居們的歌唱、女人們的閒聊、僧侶的念誦、嬰兒的哭鬧。……夢境是如此真實，彷彿那才是現實，就像你昨晚還在那裡一樣。……但當我醒來，我就會想，難道我住在那裡的三十年僅僅是夢而已？

聲音驅動的是關於日常細瑣時刻與感受，而寧卡維對歷史的回望就像是某一種低聲而隱晦的吟唱，不僅僅是通過電影視覺紀錄下曾有過的人與空間的樣貌，更是致力於將日常生活的片刻記寫出來。

不過，儘管寧卡維沒有直指都市拆遷背後的政治考量，從柬埔寨總理洪森（Hun Sen）至今依然把持著權力，積極協定「一帶一路」，我們還是能夠想像大量的柬埔寨土地是如何成為中國開發商的實驗地。紀錄片《柬埔寨之春》所談論的「萬谷湖抗爭」正是立基在2007年蘇卡庫Shukaku開發公司與中國資金的合作，以極低的補償金驅逐居民們。「白樓」的命運亦是如此，片中也有著談及補償金的對話、以及拆遷說明會的場景。2019年，在它曾座落的區域裡，一個金色的賭場綜合開發案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張友誼（2018）²指出，日本企業對此處的投資，介入了這場關於「白樓」的拆遷安置，這也使得「白樓」拆遷行動的過程相對平靜，因為絕大多數的拆遷戶都有獲得相對足夠的補償金。當然這裡是相比於萬谷湖畔的居民們，根據寧卡維在映後座談的補充說明，依然有許多因房型關係得到較少補助金的家戶，需要去貸更多的錢來支付新的居所。

因而，《一切堅固的終將煙消雲散》無非是一個關於「記憶」的切片，它通過音樂、聲響、空間、人物的流動，創造一個屬於他、也屬於金邊某個時刻的日常所在，迷惘而眷戀地凝視著它的消散。寧卡維沒有刻意強調「白樓」本身就具有的極強視覺效果，也幾乎省略了對都市現代化與隨之破敗的厚重進程的著墨，他就像那些以大量隱喻詞彙來傳達歷史、記憶與感受的時代音樂創作者，將生活摸索成一首悠悠吟唱的曲，寧卡維向著已然失落了這些日常碎片的未來問道：「接下來，我 / 我們將會往哪裡去？」

2 參考自張友誼2018.03.17〈從白色大樓看發展主義金邊〉，發表於MattersLab（來源：<https://matters.news/@yz749/從白色大樓看發展主義金邊-zdpuApupGH618STVtTZmY2jsfioCHizQwsR5bBBmwvJcJdF8>，進入日期2019年10月28日。）